

第一九一五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份農幣五百元

打通黨員與群衆思想
代縣西下莊完成整黨

編者按：這篇報導所寫代縣西下莊整黨工作經過，其總的精神是對的，可供各地參考。這就是：首先在黨內外進行整黨工作的醞釀，分別打通黨員與群衆的思想；然後分別召開黨內與黨外的會議：在黨內的會議上，啓發黨員開展批評自我批評，在黨外的會議上，則教育群衆，打破顧慮，要求他們對黨員幹部提出意見；經過這樣的醞釀與準備，再召開有群衆參加的支部會議。黨員在會上是進行了自我批評，而群衆也對思想作風不好的黨員進行了認眞的實事求是的批評。對好黨員進行了表揚。對犯了錯誤的黨員，雖然群衆會提出過重的處分，但經工作團提示及黨內外醞釀，最後也作了應得的比較恰當的處分。這樣做的結果，既達到教育與改造黨員的目的，又加强了黨內及黨與群衆的團結。

又根據報導，西下莊的支部，黨員成份絕大部分是貧農中農（只一個富農），而且其中有很好的黨員，土改中並在貧農團與農會中起了帶頭作用。因此，如果在土改開始時不採取停止該支部活動的方針，而能在經批評與自我批評後，撤換不好的支部領導人，提拔好的黨員參加支部領導，經過這樣初步改造後，由工作團協同他們去領導支部參加土改，在土改中繼續考驗這些黨員與吸收新黨員，使黨更加健全，這樣是會更加强黨在土改中的領導作用的。

這篇報導的缺點是：有些重要地方沒有很好寫出來。例如黨員在整黨中的思想活動，有些黨員不正確的思想如何獲得解決，在黨內醞釀時的相互批評與自我批評，以及群衆的顧慮如何打破等等，尙缺乏生動的材料，而這些東西，正是我們最需要吸取的經驗教訓。

（代縣訊）六區西下莊經過土改後，於四月中進行了整黨工作。該村支部是在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後正式建立的，共有黨員十五人（貧農九、中農五、富農一），其中有幹部八人，負責領導村裏的工作。但支部的幾個主要幹部，思想作風不純，在初期搬大樹清算鬥爭與復查中，支書兼農會主任朱甲貴，竊取了農會上的銀錢十六元、衣服三件、大樹一株，多分了三畝園等好水地。在工作中民主作風很差，一切事情，獨斷包辦，群衆有意見也不敢向他提出。一次開會時，貧農常存福有事去遲了，即被他打了。支部宣傳委員兼中隊長常玉保作風更壞，也多分了好水地四畝，曾倚幹部地位欺壓過很多人，如賣酒的常計福不給他喝酒，他就把人家的酒房封閉，本村被他打傷的群衆就有常來存等四人。在去冬土改前，該區區委即將朱甲貴、常玉保二人撤職，黨內給以警告處分，並讓他們向群衆道歉。當時群衆決定他們往出退果實，後因區委未親自檢查，結果果實未退出來。到土改中，領導上因該支部幾個主要幹部思想作風不純，即將該支部停止活動。黨員除一個富農成份的以外，其餘十四人都參加了貧農團與農會。其中朱甲貴又被群衆重新處理鬥爭，追出貪污果實。好黨員謝樹義被群衆推選爲行政村書記，胡天祿擔任了農會代表，後又被群衆提拔爲民兵中隊長，朱貴保擔任了生產委員，他們工作都很積極負責。土改中這些黨員起了很大作用。如黨員朱貴保等，在自報公議分果實時，表現出大公無私的精神。特別在區代表會號召抽出果實幫助山地村莊貧苦群衆時，參加貧農團、農會的黨員更在群衆中醞釀，貫徹了天下農民一家人的思想，抽出全部果實的百分之二十幫助山地村莊。

在黨內外宣傳整黨方針
打通黨員與群衆的思想

四月間整黨中，工作團首先在黨內黨外深入宣傳整黨的方針與目的：在群衆中講解黨與群衆的關係，發動群衆向黨和黨員提意見，幫助把黨整好；在黨內，教育黨員接受整黨的方針，並讓他們認識到公開支部加强黨與群衆聯系的好處。在搞通黨員思想後，即把黨員名單在貧農團與農會上公佈，給群衆以準備提意見的充分時間。接着，就在支部中解釋黨章上規定的黨員的義務與權利，及群衆路綫等問題，並結合本村工作中對黨員有教育意義的事實，進行教育。同時，工作團又從黨員與群衆中，了解每個黨員的具體情況，發現問題。經過十多天的討論與醞釀，向黨員反覆說明主要是靠自己翻底子，自己要洗臉洗的乾淨；號召展開批評自我批評；說明共產黨員不怕有錯誤，只怕不改錯誤。在黨員中選擇思想較好的當骨幹，採用先進者帶動落後者的方法，開展黨內批評自我批評。在群衆會議上，工作團則着重了解群衆的顧慮，然後加以解釋。開始，群衆顧慮怕得罪了黨員，將來黨員報復；特別是對幾個思想作風不好的幹部黨員，抱着過去用鬥爭方法處理問題的情緒。工作團當即再三解釋，說明群衆在整黨工作中，對思想作風不好的黨員，應該提出充分的意見，目的是爲了治病救人。把黨員思想與作風改造好了，黨員就能很好的爲群衆服務。這樣逐漸提高了群衆對審查黨員的認識。同時，又在新代表中培養積極分子，起骨幹作用，帶動別人。

黨員進行自我檢討
群衆展開認眞批評

經過支部和群衆會醞釀成熟之後，召開了支部檢討會，邀請農民中的積極分子參加（編者按：採取由農民代表會推出代表參加，經過這樣民主的方法，比較更能代表群衆公正意見。）提意見。在會上，工作團首先號召群衆對黨員提意見，好的可以表揚，壞的可以批評指責，並說明有權利向支部建議獎勵或處分任何一個黨員。接着黨員便在大會上進行自我批評。當過武裝幹部的胡天祿首先檢討說：「我過去一貫的對群衆態度不好，工作一着急就想打罵群衆，比如去年動員戰士時，打過喬萬貴，這是我的大錯誤。除我去年已向喬萬貴承認錯誤道歉外，今天大家給我什麼應得處分。我都是真心願意接受。」代表王媚文立即說：「態度不好打人罵人是你的不對，今後一定要改正過來，不能光在嘴上說一說好聽。你的好處我們也沒有忘掉，在鬥爭地主上你比誰也出力大，分果實自報，要東西時，你分在別人後邊，不自私自利。你的好處多，壞處少，今後把壞處改正了，就是個好共產黨員。」大家又提出：「去年動員新戰士時，喬萬貴故意不讓他兒參軍，私自放他兒偷跑了，當然你打他是不對的，但他也有很大的錯誤，應該受方面檢討才對。」接着貧農郭辛卯提出說：「咱今天給黨員們提意見，要分清是非和黑白輕重，半斤就是半斤，四兩就是四兩，猪肉不能安在羊肉身上。」當過治安員與中隊長的黨員韓來喜，把自己做過的自私自利貪污果實的錯誤，在會上一一檢討出來，並向群衆承認了錯誤，接受了群衆的批評教育。他又把過去在完成上級指定的任務時，對群衆抓的太緊，也進行了檢討。這時，貧農常元即提出：「過去區上開咱村要米、麵、燒柴、要軍勤，老是響要得響就得去，遲一天也不行，這不能盡怨你。是過去上級的命令催的緊。」這時工作團即接受群衆意見，承認過去領導上對村裏的實際情況了解不夠，不知道村裏的困難，只管向下佈置，不管下面[illegible]成的官僚主義錯誤。接着其他黨員，都一個[illegible]討了自己的錯誤，接受了群衆的意見，並一[illegible]今後一定要下決心改正錯誤。

好黨員謝樹義
受到群衆表揚

在這個會議上，群衆對好的黨員進行了表揚，對壞的黨員進行了批評。群衆一致提出朱甲貴、常玉保二人去年犯了嚴重錯誤，土改中才退出貪污了的果實，這次整黨運動中又表現非常落後。另外群衆又提出支部組織委員常來福，去年和朱甲貴一起打過常存福。又包庇過富農常德厚家，給常德厚家寄放過一些衣服。他在保管處負責管理東西時，故意給代表中一個和他有意見的黨員韓來喜吃白麵、喝燒酒，却背後向工作團報告韓的作風不好。群衆對這三個黨員提出嚴厲的批評，並建議支部開除他三人的黨籍。後經領導上給群衆說明黨章上規定：按據黨員所犯錯誤大小，有當面與黨警告、撤消工作、一定時期的留黨察看、開除黨[illegible]種不同的輕重處分。經支部與群衆醞釀，該三個黨員所犯錯誤的輕重，均給以六個[illegible]看的處分。在決定處分時，該三個黨員都在[illegible]而接受了處分。領導上又提出只要誠心改[illegible]處分的時間亦可縮短。與批評處分壞黨員[illegible]衆表揚了當過村長的黨員謝樹義，說他[illegible]實。在土改一開始，工作團停止了他的[illegible]但他在鬥地主，分土地等一切工作中，仍[illegible]的積極工作，後經群衆選他到行政村工[illegible]德和說：「以我看來不管黨員幹部，以[illegible]新舊，只分個好壞就是了。像謝樹義[illegible]老幹部都應該向他學習。」在對黨員[illegible]後，便進行吸收新黨員工作。在推[illegible]大會上，群衆首先討論了黨員入黨的條[illegible]模貴提出說：「我認爲從群衆中挑黨員[illegible]澄金一樣，咱們要細心挑選。」群衆經[illegible]後，推薦出土改中的代表和積極分子[illegible]尙等男女二十一人（其中包括婦女[illegible]參加共產黨。經支部詳細審查後，對[illegible]條件的對象，在群衆會上說明不能[illegible]理，使群衆對共產黨有更深刻的認識。[illegible]（十二個男的，四個女的）的入黨[illegible]。最後又重新選舉了支部的領導[illegible]表現積極負責的謝樹義、胡天祿、常[illegible]部委員。現該支部已正式領導起村中[illegible]老黨員們與群衆間的關係[illegible]）（編者按：這個村的支部原有一個[illegible]員，來稿中對他的情況沒有什麼說明[illegible]的審查經過與結果——是否符合一[illegible]作，也未寫出。但這是應該弄清楚的[illegible]含有一個無產階級黨的原則問題[illegible]剝削分子或任何剝削者出身的分子，如果他沒有[illegible]棄其剝削者地位，是不應留在黨內或吸收入黨的。）

大同閻匪士兵
恐慌不安紛紛逃亡

（晉綏社綏蒙訊）大同閻匪士兵紛紛逃亡。最近十天內，僅我懷仁一縣即收容大同逃亡閻匪士兵六十餘人。據七月三十日逃來我區之大同閻匪教導總隊二大隊七中隊七小隊小隊長孫賢義稱：趙承綬被我軍活捉的消息傳到大同後，匪軍恐慌不安，逃亡嚴重，六中隊共有九個小隊，即跑了七個小隊長、四十多個士兵。七中隊三天內就跑了三個小隊長、十二個士兵。七月十三日，大同閻匪朱五美部保安十九團士兵吳振鷗、楊明、張滿囊等三人，攜帶步槍兩支，子彈三百發，逃來左雲，向我民主政府投誠。（韓文彬、劉景新）

嵐縣縣委、縣政府

籌備恢復學校教育

十三處小學本月底將陸續開學

（嵐縣訊）嵐縣接到分局關於恢復受災區域學校教育的指示後，縣委、縣政府即根據本縣實際情況，由縣府教育科擬定了初步恢復學校教育的計劃，並經縣和意見，提交縣委會，經討論決定從八月底恢復一處完小、十二處普小；並決定先抽出四個幹部（內有兩個女幹部）、和兩個原來的教員，開始進行籌備工作。關於師資問題，計劃起用已經回了家的教員出來繼續工作，另調回已參加了其他工作的教員回到教育工作崗位，並再從其他工作部門中抽調能作教育工作的幹部担任。這樣準備物色三十六個教員對象。接着，在八月十日召開了籌備工作會議（到會六個教員和新華書店李林濤同志），會上，縣府教育科長劉波同志，報告恢復學校計劃後，經過大家研究，決定分工進行籌備：由新華書店負責，根據可能動員到的學生數目，代購課本三百八十本和一部文具，以便學生購買；另有三個同志負責籌備城關完小校舍，與調查動員學生；其他三同志分赴各區村動員教員，調查學齡兒童，徵求羣衆對恢復學校的意見。現城關完小已準備於八月十九日開學，其他十二處普小亦將於二十五日開學。開學前，並準備開一次教員會議，討論教學方針與方法等具體問題。（李倘信）

興縣檢查夏鋤工作

部分村莊有荒苗現象

主要原因是放鬆領導沒有及時檢查和適當解決口糧困難

（興縣訊）縣委於七月二十九、三十兩日檢查夏鋤工作，根據七月十四日派往三、四、五區的五個同志彙報一區二區來的報告，全縣一般秋田與正在混鋤二次；部分村莊（如川地與災情較輕的一區二區等地）將要結束二鋤。但有個別地方的一部分村莊已開始三鋤。但有一部分村莊（特別是災區的一些村子如三區賀家會、李家坪，二區的桑灣等村）一次沒鋤過的地還不少。三區賀家會（二十三日雨前檢查）行政村完全鋤過一次的只有谷地宇等兩三個自然村，其他十七八個自然村都還沒有鋤完。特別嚴重的是賀家會本村與安月村：賀家會共三十六戶，一百零四口人，四十二個勞動力，共有地一千一百八十垧半，今年只種上五百零半垧，秋田未鋤過一次的地區有一百八十垧，佔全部已下種土地的百分之三十六點九（中農貧農都有未鋤的地）。安月村共七十四戶，八十九個勞動力，共有地二千零九十九垧，今年只種上一千五百四十四垧，未鋤一鋤的還有四百八十三垧半，佔全部下種土地的百分之三十一點三。其他賀家溝、白家塌、殿峁等村都有這種情形。這些地方一般的還未開始二鋤。二區桑灣行政村共種地七千一百八十三垧，只鋤過三千五百二十垧（雨前統計）。這些地方雨後雖然佈置了鋤草，但由於勞動力有限，發生堆在一塊（結束夏收與要種麥秋菜），沒有鋤過的地只好鋤拔一次過（就是較細緻的鋤一次就再不鋤了）。另外今年夏鋤組織變工的很少，據這次檢查，除一、四區一部分村子組織了些變工外，三、五區就很少組織變工。

造成上述現象的主要原因，據研究是：（一）從區到村放鬆對夏鋤的領導，更缺乏具體的組織工作與深入的逐戶檢查推動。賀家會行政村，搶種結束後，區幹部只去佈置了一次，再未去檢查；工作團過商子在搶種後回了家，到這次檢查時還未返回工作崗位。行政村代表委員會也沒有開會討論，代表委員們只是在自己村裏一般的宣傳一下。七月初五區領導同志從縣上開會回去後，對當時極重要的夏鋤工作卻沒有怎麼討論，因此，實際上處於無領導的自流狀態之中。自流的另一種就是沒有接受春耕的經驗教訓——即對地主沒有強制勞動，對二流子沒有監督，對一部分勞動不好的人，沒有推動幫助，任其隨便亂跑，他們的地有很多沒有鋤過，有的現在還不在家。幹部不主動的去領導，有的也怕得罪下，有的認為那些人一輩子也改不過來，表示信心不高。（二）在夏鋤中有不少地方沒有適當的解決口糧困難，一些人因沒有吃的，把自己的地擱下出外打短。如安月村七十四戶人家，從搶種到夏鋤期間，即有四十六戶人家經常出外跑打，其中有三十一戶三百七十五垧未鋤出，佔全村未鋤出地的百分之八十。賀家會有十四戶經常出去跑打，大部分地沒鋤出，共他地方也有。（三）天旱地月多，許多山坡地的莊禾不能鋤，後營生又稠在一起，務不過來。除以上三個主要原因外，也有些羣衆對我們的勞動致富政策存在着懷疑與不了解，怕人家說自己有辦法，怕互備，因此對莊禾的作務的不大好。有的幹部有顧慮，不積極工作，有的等待整黨審幹。

縣委根據這些情況進行初步研究後，決定加強夏鋤的領導：一、深入各村，通過代表會貧農團農會，逐戶檢查，看看究竟有多少地未鋤，有什麼問題，設法具體推動與解決。二、試驗荒蕪的地區不要把幹部都集中去，應抽出一定的幹部專門到各村檢查推動夏鋤等生產工作。同時縣上又派出五個同志組織檢查小組，下鄉繼續檢查與推動夏鋤等工作。（闖玉）

小評

最後檢查一下夏鋤

今日興縣檢查夏鋤消息提出：在七月二十三日普雨以前尚在混鋤二鋤的時候，全縣尚有不少村莊，特別是災區，有不少莊稼連頭遍也沒有鋤過。雨後很多營生擠在一起，忙不過來，造成荒蕪現象。目前立秋已過了七、八天，夏鋤已到最後階段，如果搶鋤不出，荒了青苗，勢必影響收成。像興縣已經檢查出來的那些情形與原因，在其他地方恐怕或多或少也會存在着的。因此我們建議各地儘可能迅速而切實檢查一下各村夏鋤的實際情形。特別是災區半災區，更應該着重檢查。由於那裏的人民實際困難更多，荒苗的可能性更大，對荒了苗的，應具體分析其原因，負責予以解決。如對口糧缺乏的，可以發動互借互濟；對缺乏勞動力的，則應組織勞動互助；特別對於貧苦軍工烈屬，更應發動羣衆切實幫助他們趕鋤。我們應該想盡一切辦法，抓緊最後時機，為爭取不荒一垧青苗而努力。

臨縣磧口區參軍青年座談會上

檢舉白榮德破壞參軍罪行

一致決議送交公安機關審訊處理

（臨縣訊）本月八日磧口區召開全區參軍青年座談會，解決軍屬家庭困難時，發現壞蛋白榮德這次也參了軍，並在參軍青年中進行破壞活動，經大家揭發檢舉後，一致決議清洗出去，不准他參軍，以保證解放軍的純潔。白榮德，漢宗塌村人，過去在村中一貫造謠生事，耍搏串門子。此次擴軍中，因該村幹部建軍思想不明確，忽視他過去在村中的表現，只認為他兄弟多，便動員他參軍。他就乘機在本村參軍青年中進行破壞，造謠說：「馮清富（該村優軍主任，工作很積極）說啦，這次參軍去，是叫咱填溝去呀！」馬上挑撥三個參軍青年和馮清富鬧意見，並煽動要往死打馮清富，怕的馮清富跑了好幾天不敢回家。當時，雖經區幹部郭友信同志再三制止，但未能解決問題。前日就把這個問題提到全區參軍青年座談會上討論，並叫來馮清富對質，結果證明馮清富沒有說這話，全是他一個人造的謠言。到會參軍青年聽了十分氣憤。這時，又有人揭發，在去年六月村內分配救濟糧時，他曾造謠說：「胡宗南軍隊來呀，誰吃救濟的頭！」七月間，他又活動一部人投敵，並寫信向敵防司令部報告五個村幹部，後經調查，也全是他一個人對村幹部的攻擊。參軍青年閻花張說：「我們到前方殺敵，是為了保衛翻身果實，不能讓這樣的壞蛋去。我們一定要把他清洗出去，防止他破壞解放軍。」陳韓英說：「咱這次參軍的都是翻身農民，上前線要一個這樣的，要他幹什麼？」會上一致決議把白榮德清洗出去，並送交公安局派出所審訊處理。（張驅林、白智賢）

運城市銀行

發放工商業貸款

（新華社臨汾電）運城市銀行發放工商業貸款，截至七月十日止，共給一千三百六十八家工商業貸出冀幣四萬八千九百一十一萬五千元，使全市工商業逐漸恢復，並獲得發展。現全市共有商舖六百一十八家（日寇和閻匪統治期間最多為五百卅七家），攤販七百九十三家，小型工業二百一十八家。北街新生促進社，可製造紡織機、彈花車、織布機，因缺乏資本，無法開工，經市銀行貸給二百萬元後，他們立即派人到洛陽去買貨，並修理房屋，現已開始生產。有兩家鐵爐，製造犁鏵、鐵鍋及機器零件，開始時因人少，出的貨不多，當銀行貸給二百七十萬元後，生產較前擴大一倍以上。正光、茂生兩家紡織廠，得到貸款後，即組織當地紡婦紡織，紡織廠以公道價格收購，工廠織出的布，即貸給臨記徵口袋。小商販王振興組織了七個人的互助組，貸到款項八十萬元，到韓城買了一次稻米和棗子，淨賺十五萬六千餘元，後又貸到二百萬元，又販棉花到洛陽出售。（戈）

×　×

大河灣三家農民

賣白泥賺下口糧

（五寨訊）七區大河灣農民張金喜、賈女子、賈成亮等三人，家中都是五六口人，去年歉收，今年分了地，每家都種了四十餘垧，春鋤和鋤地中口糧很困難，光靠果實解決不了全部問題。該村出產白泥（即白土，能刷家修理房屋），他們便組織自己的女人和不能上地的老漢去挖白泥，從地裏挖回來經過搗淨過細，即製成淨白的好白泥，男人們便抽時間出去給村賣。賈女子已賣了二十餘担，張金喜已賣了十九牛馱，換回山藥和糜子。從五月初十到現在，他們的口糧問題大部是這樣解決的。（余天德）

大寧樓底村、汾西留峪村

兒童變工生產

（新華社臨汾訊）大寧樓底村有二十五戶，十三個兒童，在十三歲的李延明領導下，於麥收後組織了兩個變工組，已鋤過了豆麥三十二畝、黑豆二十一畝，穀子二畝、秋田七畝。由於兒童變工鋤草，各家的大人，就能抽出時間翻地種回。據統計現已下種回茬四十六畝，翻麥地一百四十八畝。（西波）

（又訊）汾西留峪村兒童周錦有、楊記喜、周記文、楊清元、周良有等六人，從今年三月就在一起變工生產，一直變到現在，共拾糞四百四十担、掏茬子二十二畝、鋤草三十畝半、担炭三百担，解決了各家燒炭問題。他們變工的辦法是：誰家緊要，先給誰做；誰家做的不好，就批評誰。誰地裏不緊要，就先到三里外的窰上給人家拉炭，每拉三回即可賺一回，誰拉的多誰就多分。（周應寧）

軍區衛生部及各醫院

自己動手節省民力經費、醫療護理亦有顯著成績

（新華社臨汾電）晉綏軍區衛生部及各醫院，在下半年來，工作中出現了許多動人的事例。各單位在長途行軍中，紀律良好，每駐一地，打掃院子，幫助羣衆担水；隨時向羣衆進行宣傳工作。各醫院到達目的地，都自己動手修理病院全部房舍，沒動用一個民工。共修補房屋四萬多塊，給傷病員搭了七百個床舖。自己修蓋、鍋蓋，找破舊的洋鐵盒做大小便器與痰盂。總共節省民工三千一百卅三個，節省經費一萬萬二千餘萬元。此外，各單位擠出時間，幫助駐地羣衆挖藥、鋤草、割麥等共達二千五百七十五個工。在為傷病員服務方面：每次傷病員轉來時，各醫院即組織歡迎隊、招待組與清潔組等出村迎接，傷員們到病院，就給洗臉端水，安置的很周到。後方醫院一所炊事員，一個人平均做四十二個人的飯，超額一個人炒二百人的菜，一個人擔三百個人的吃水。二所看護人茂一人一天担水，看見剛入院的傷員沒被子，就自動抽出十一床被子借給傷員，給傷員做扇子和蠅拍子。各院護士們並給傷員洗衣服等一萬二千三百三十九件。在治療方面：×個醫院半年來所收容的傷病員，其中重傷員佔絕大多數，已治癒者佔百分之六十，轉後佔百分之二點四。由於護理周到，很少有生褥瘡的現象，有八個得很重的腿病傷員，已全部治好出院，五個破傷風病人，已治好三個。二百多個動手術的，沒有一個化膿。此外，各醫院並給羣衆治病，僅二、六兩院就治了九百五十七個病人。（趙軒）

蘇聯總工會電賀勞大

（新華社東北十四日電）蘇聯總工會電賀中國第六次勞動大會。原電稱：「蘇聯總工會向中國民主工會代表大會的全體代表，致熱烈的敬禮；希望你們在你們英勇工作中，獲得巨大的成功。這一英勇的工作會幫助在最近時期的實現中國的真正民主革命，來根本改善勞動者的狀況。蘇聯工會堅決相信，中國民主工會今後會更積極爲中國的民主化，爲鞏固世界職工聯合會而鬥爭！致同志的敬禮！蘇聯總工會主席庫茲涅佐夫。」此一電文十日在勞動大會上由劉寧一同志宣讀時，引起全場熱烈歡呼。

李頡伯在勞大報告 代表資格審查結果

（新華社東北十四日電）勞大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李頡伯在六日勞動大會上報告代表資格審查結果如下：截至六月止，大會報到代表共五百一十九人，除十四人因報到較晚，尚待審查外；其餘五百零五人中五百零四人審查合格；只牡丹江代表姜增功一人，因以下理由被否定其代表資格：一、姜在東北解放前，曾在間島省三道溝煤礦當把頭（專門對工人作額外剝削，不同於一般工頭），經常打罵工人，外號「姜閻王」；二、姜之當代表，不合代表產生手續。已審查合格的代表中：（1）性別：男四百七十二名，女三十二名。（2）籍貫：包括三十個省份（或地區），其中以山東、河北人最多。（3）文化程度：不識字的四十九名，能閱讀一般書報者九十名，初小一百三十六名，高小一百三十四名，初中四十六名，高中十八名，師範九名，專門學校三名，大學十七名。（4）工人、職員人數比較：工人三百八十一，職員一百二十三。（5）職務：各級工會主任一百九十名，工會部長二十八名，工會委員一百二十三名，普通會員一百六十三名。（6）加入工會時間：日本投降後加入工會者三百九十八名，抗戰八年中加入工會者六十六名，十年內戰中加入工會者十四名，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七年加入工會者二十六名。（7）在革命鬥爭中曾爲反動統治階級逮捕入獄者二十人。曾直接參加革命戰爭者六十八人，內光榮負傷者二十四人。李頡伯說：根據審查結果，說明了大會代表之普遍性，更說明了在近二三年來，隨着解放戰爭的勝利，職工運動正在迅速發展。

我津浦前綫夏季攻勢戰果 殲敵六萬解放十二城

（新華社華東前綫十四日電）華東解放軍山東兵團司令部發表第十四號公報，公佈解放軍自五月下旬至七月中旬爲止，對津浦鐵路徐（州）濟（南）段發起強大夏季攻勢之綜合戰果如下：

（一）殲敵：第十綏區司令部（包括直屬隊全部）及所屬整十二軍軍部、整十二師師部（包括直屬野戰獨立團等全部），該師一一一旅全部（轄三個團）、一一二旅之一個團、獨立旅旅部及兩個團，整九三軍暨整八四師直屬特務團及山砲營一個連，該師一六一旅全部（轄三個團）、一五五旅之一個團部及所屬三個營，該軍整二師二一一旅之一個營，劉防部砲八團之重砲營，中央砲一團一營兩個連，山東保三旅全部（轄三個團），山東保一團、保二團，濟寧區之兩個大隊，裝甲兵與教導營之汽車連，聯勤第十三分監部及所屬一個運輸大隊，一個通訊營、四個分站、兩個倉庫、兩個醫院，空軍第二軍區第二機場，整七三師等五個師的留守處人員各一部，鄒縣、曲阜、寧陽、泗水、泰安、萊蕪、新泰、肥城、費縣、鄒縣、寧陽等十一個縣縣大隊。此外並重創整七三師、整七七師之一三七旅、整二師之二一三旅、整四五師、山東保一旅等各一部。

（二）總計斃傷俘敵官兵六萬三千六百三十二名，內生俘四萬四千七百二十七名，斃傷一萬八千九百零五名。

（三）生俘敵高級軍官十名：整十二軍中將軍長兼整十二師師長霍守義，整十二軍副軍長兼整十二師少將副師長熊仁榮，整十二師一一一旅少將旅長劉書維，一一二旅少將副旅長王縣治，整十二軍少將副員孫煥彩，第十綏區少將副參謀長陳家垾，整十二軍少將高級參謀郭家瀚，第十綏區少將政工處長曾承彬，整八四師一六一旅少將旅長徐日政，聯勤第十三分監部少將分監周北翔。

（四）繳獲：榴彈砲三門，野砲十三門，山砲十三門，重迫擊砲十門，高射機關砲四門，九二步兵砲七門，戰防砲三門，迫擊砲七十四門，六零砲一百零七門，小砲六十八門，火箭筒一個，擲彈筒二百四十二個，槍榴筒一百二十五個，高射機槍一挺，戰防槍十三支，重機槍一百九十二挺，輕機槍一千一百五十二挺，衝鋒機槍四百九十七挺，卡賓槍一百零三支，長短槍二萬五千九百三十一支，各種砲彈九萬五千一百零一發，各種子彈五百十九萬零三百發，各種榴彈一萬六千四百零二枚，飛機一架（已毀），火車頭十八個，車箱三百零三節，汽車一百五十六輛，騾馬九百六十二匹，電台三十五部，電話總機十四座，單機三百九十七個，電線長一百八十里，其他軍用物資甚多。另繳獲裝甲汽車一輛。

（五）解放縣城十二座：兗州（即滋陽）、濟寧、寧陽、曲阜、鄒縣、滕縣、泰安、汶上、肥城、泗水、新泰、章邱。控制鐵路北起泰安以北之長城，南至臨城以北之黃店，全程二百零五公里。解放地區一萬餘方公里。

（新華社華東前綫十四日電）冀魯豫新解放區泰西縣（新設縣、泰安津浦路西）人民，二日派代表三十五人攜帶鈔一千萬元和大批慰問信，赴前綫慰勞此次在津浦路徐濟段獲得大捷的華東解放軍山東兵團。代表們向部隊控訴了國民黨軍的罪惡，並感謝解放軍解救泰西四十萬人民得免於國民黨軍的蹂躪。代表們參觀了前綫各部隊及美械裝備的各兵部隊，各代表皆極感興奮。四日代表們返縣時，兵團政治部主任特親臨歡送。

南陽以北圍殲戰獲勝 我全殲蔣匪三千餘人

（新華社中原十四日電）遲到消息：久困於南陽之敵整九師所屬七十六旅，於七月十三日由新任該旅旅長張桐森率該旅直屬山砲連、通信連、特務連，該旅第二二八團及方城保安團等部，由南陽冒險北犯，竄擾於方城、南召一帶。解放軍某部當即跟蹤追擊其一部，並於十八日下午迂迴包圍，將敵全部包圍於南召西南四十里之劉林舖附近之高明坡、東西楊圍、鄧家溝等三個狹小村莊內，當日下午六時即發起總攻，經一小時激戰，將被圍敵全部殲滅。共計斃傷敵五百八十餘名，俘敵二二八團上校團長王英冠以下官兵一千五百二十餘名。繳獲美式山砲二門、迫擊砲三門、六零砲十五門、輕重機槍八十八挺、長短槍八百七十一支。

黃河大汛已至，堤岸形勢危急 民主政府領導搶修東明險工

（新華社華北十四日電）大汛正緊，黃河情勢十分危急。目前最危急之處，一爲北岸長垣南部的賈崗、貫台兩大段工，一爲由東明至東平湖口之間三百餘里堤段，其中高村險工據十日消息，形勢最爲嚴重。

南岸此段河堤計有龐灣、高村、朱口、劉莊等四大險工及蝦山險工等共七十二處。四月初北岸自長垣大車集至齊河索莊，全長六百餘里的河堤增修工程動工時，南岸修堤即同時動工。北岸大堤於五月中旬修竣，南岸大堤則因國民黨軍之破壞侵擾，致使工程遭受了決定性的損害。據今年一月以來不完全統計，僅此大險工即先後遭受了十二次重要破壞，有八個埽曾經再塌再修，現黃汛直撲大堤，形勢危險已極。據不完全統計，今年以來，南岸各險工共損失稭料二百一十九萬餘斤，大麻兩萬餘斤。僅高村一處即損失鐵絲三千餘斤。臨新險工之江蘇壩即損失柳排八千一百五十排，木椿一萬八千餘根，繩索堤繩九百六十條。國民黨飛機之襲擾更屬頻繁，其對高村險工之輪番轟炸掃射，一日之內曾達十三次之多；總計今年以來，我共死傷修堤員工二百八十八人。七月三十一日，侵佔此段堤岸之國民黨軍整五師、五十五師、六十八師等部被迫南調後，我民主政府及解放區黃委會當即督促各修防處緊急恢復搶修工作。東明縣縣長等星夜率領修防員工，趕渡南岸復工。黃委會並領導當地人民日夜搶運工料。鄄城修防處正由北岸趕運石料六百方及稭料八十萬斤，並由鄄城、鄆城等縣人民獻石二千五百方，鄆北（新設縣，在鄆城北）運稭料五十萬斤。但據當地黃委會負責人稱：由於國民黨匪軍之野蠻破壞侵擾，已耽誤修堤時間達三月之久；現大汛已緊，我正動員一切力量搶修，以期能戰勝國民黨所造成的災難。

北岸長垣南部賈台險工爲貫孟大堤之起點；賈崗險工爲豫省第一大險工，全長十二里，有大小石壩四十四道。水面高出地面十一公尺，而大堤僅高出水面五公尺，形成懸河之勢。自七月十五日國民黨四十師一零六旅及土匪王三祝部侵佔長垣縣城後，我該段修防處五千餘修民工，不得不後撤，賈崗、貫台之搶險工程遂被迫停止。現該兩處隨時可能出險。五月底才爲我修竣之貫孟大堤北段，亦已受極大威脅。

× × × × ×

反對政府「反罷工」法令 日本鐵路工人爆發罷工

（新華社陝北十四日電）各方報導：日本工人反對反罷工令的罷工已首先在四國和北海道兩地國營鐵路工人中爆發。早在八月一日，即反罷工令宣佈之第二日，長野和四國若干縣的國營鐵道工人就集體怠工，使二十一綫火車停駛。七日，當日本內閣書記官長苫米地義三與國警本部長官齋藤昇以「開除及懲罰相威脅採取暴力行動」，威脅違令者的時候，四國的松山鐵路工人，因反對改變火車時間表所引起的態度工作而舉行罷工。當晚武裝警察百人逮捕了鐵路工人諸工會委員十人。迄九日止，松山的機車司機一百五十人已拒絕作工，以抗議兩日前十一名司機之被捕。十日，廣島的若干司機拒絕到松山鐵道停車站接替罷工者的工作，聲稱不作「破壞罷工者」。九日北海道機車司機的罷工，曾使客車一班與貨車六班停開。前此，日本全國工會聯絡委員會於三日發表聲明，要求蘆田內閣立即辭職。日本產業勞動組合會議領袖於同日指責麥克阿瑟總部和盟國對日委員會，指出反罷工令是違反波茨坦宣言的。日本公務員工會代表團最近訪問盟國對日委員會，鄭重申請將美佔領當局及日本政府的反民主行爲，告知對日委員會各會員國的人民，並要求採取阻止日本法西斯化的措施。

抗議肉價飛漲 美婦女發動罷購運動

（新華社陝北十四日電）[illegible]紐約九日訊：據遲[illegible]士婦女大會芝加哥分會，宣佈發動罷購肉食運動，以反對肉價的飛漲。主婦們正以廣播、電話及傳單，領導許多城鎮的家庭主婦進入行動。罷購運動已擴至底特律、明尼蘇達、猶他州。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奧爾良，代表十五萬婦女的一抵抗物價高漲婦女聯合會宣佈：婦們在肉價跌落以前，將不買肉。許多零售商也參加了這一抗議運動。按美國肉類市場的供應，係操在少數大屠宰公司手中；它們目前正和美國其他各大企業一起，以高抬物價以榨取人民的血汗。羊肉的價格，現已漲逾美金一元以上，而戰前每磅牛肉則僅值三角五分左右。

蘇匈兩國簽訂協定

（新華社陝北四日電）布達佩斯訊：蘇聯與匈牙利於七月二十三日在此間簽訂關於匈對蘇賠償交付的協定。根據本協定，匈牙利所缺乏的金屬之交付減少百分之七十五，農產品交付減少更多，馬的交付已停止，牛的交付不久亦將停止。匈總理丁尼斯特向蘇聯人民及其偉大領袖斯大林表示感謝。匈各報亦均撰論讚揚新協定。

越盟游擊隊活躍 河內法軍司令部被炸

（新華社陝北十三日電）法新社透露：越盟游擊隊於六日夜晚，曾「在河內緊張活動」。「城內許多地區都有手榴彈爆炸，法軍司令部亦在被炸之列。」河內車站附近一警察局遭受襲擊。河內南部邊界上法軍哨崗受到一場迫擊砲的襲擊，在距河內十六里地方，越盟軍拆去鐵軌一段，使開往海防的火車延遲兩小時。二日，越盟軍曾迫近河內以北巴干（譯音）到高平路上的法軍營成鎮，並一度衝入法軍「外籍軍團」所防守之房屋內，法軍死傷四十名。七日，駛西貢西南垃赤加的一列軍車，在西貢以西二百公里處，遭到越盟軍的伏擊，軍車被迫停止，有很大傷亡，越盟攻擊軍已繳獲一門口徑八．八公分的砲。前此，七月三十一日，在柬埔寨中區料羽揣與新拉普間地區的交界處，法卡車隊被襲，卡車數輛被毀。在越盟軍日益活躍之時，據法新社報導，越南法軍司令部宣佈：外國記者將不得發出未經檢查的電訊，記者僅能以法軍管制公報爲根據，不得更改，也不得評論。法軍檢查電訊以及任用納粹分子組織外籍軍團，並對待越南人民的行爲，已引起法國廣大社會人士的不滿。

荷蘭成立反動內閣

（新華社陝北十四日電）更爲反動的荷蘭新內閣經過一整月時間的周折以後，已於本月六日最後組成。新閣共包括天主教黨六人，社會黨五人，自由黨、基督教歷史黨及所謂獨立派者各一人，由德利斯任總理。

關於一個經濟學問題的論戰

平依·拉甫捷夫

不久以前出版的「世界經濟與世界政治」雜誌第十一期的附錄，曾發表了爭論瓦爾加的所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引起的資本主義經濟的變化」一書的速記記錄。這個爭論是在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院政治經濟部、和莫斯科國立羅蒙諾索夫大學的政治經濟系的聯席會上舉行的。

討論的目標是為了判明瓦爾加同志書中所闡述的現代資本主義及其發展前途的各種問題之正確程度如何。

爭論時瓦爾加同志在發辭中會說：「如果你們問我在一年半以後（指瓦氏著書出版後——譯者註）是否認為必須改正某種理論上的觀點，「除了論述人民民主特質的問題以外」，我應該答道，同志們，不需要。」

許多著名的經濟學者的發言都對瓦爾加同志書中的很多基本論點加以正確的批判，揭露了該書中含有的政治上理論上的嚴重錯誤。但是一部份的發言却企圖辯護瓦爾加同志書中的明顯的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應當注意：瓦爾加同志在半年後出版討論記錄時，仍然認為批評這些原則上的錯誤是不必要的。

瓦爾加同志檢討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現階段時曾得出何種結果呢？按照他的意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經濟變化中最本質的又是什麼呢？

瓦爾加同志的著書完全出乎意料地從國家在資本主義各國經濟中的作用的問題出發。它是出乎意料的。因為讀者合理的認為首先需要分析資本主義國家的戰時經濟，它的發展的規律，獨佔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及其表現的形式。只有如此之後，才能了解資產階級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馬克思主義者不否認資產階級國家對經濟的反作用。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經濟並不依靠國家，乃是根據自發法則而發展的。資產階級國家在任何條件下也不能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上起決定的意義。

瓦爾加同志却得出另外的結論：「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現象之一，便是在一切資產階級國家內——交戰國與中立國，國家在戰時經濟上獲得了決定的意義。」（一五頁）

在爭論時瓦爾加同志不僅堅持這個主張，而且加以更廣泛的解釋。他說：「我的關於戰爭結束後國家的作用時會減少的論述或者不完全正確。」從他的發言可以解釋為：資產階級國家不但在戰時經濟裏，而且在戰後經濟裏也獲得了決定的意義。對於任何馬克思主義者，只要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便會了解資產階級國家的決定作用的理論（即僅就戰時經濟而言）就等於否認資本主義自發經濟發展規律的作用；等於說資本主義戰時經濟不根據這規律，而是按照為館的國家意志而發展的，並且今後也要長久如此的發展。從這點出發，便能夠達到如下的結論：資產階級國家可以克服價值法則的自發作用，資本蓄積的總法則，無產階級貧困化的法則，危機和失業，甚至可能變成計劃性。

瓦爾加同志在爭辭中說明資本主義經濟計劃化不可能的理論當已陳舊，並企圖證明相反的論據。他說：「讓我來討論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計劃性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時常被舊理論所支配；認為我們能實現計劃經濟，但在資本主義則產生的無政府狀態永久而無差別的支配一切。我認為這樣看問題是不對的。」照瓦爾加同志的意見，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正在某種「計劃性的基礎上」前進着，在若干資本主義國家，類似我們獨特的「國家計劃委員會」的組織也出現了。

瓦爾加同志在估計資產階級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時所犯的基本錯誤，在於他離開資本主義獨佔而觀察這一問題，甚至把國家和獨佔對立起來。瓦爾加同志寫道：「資產階級國家代表整個資產階級的利益，他的目標是在戰爭目的之下，盡力適當地利用國家的全部資源，因此便不斷地與個別資本企業的局部利益，和他們追求高額利潤的利害關係相衝突。」（一〇頁）

書中更屢次強調在戰時國家與獨佔間存在着矛盾。論戰的發言中正確地指出這種見解會得出承認資產階級國家的超階級性的結論。

現代國家在帝國主義的國度裏表現為資本家——獨佔者和金融寡頭統制的專政。檢討國家統制經濟時，可不忘記它是為了儘可能地追求高額利潤，被獨佔者通過國家而實現的。斯大林同志說：「雖然存在着「民主的」國會，但很多的資本主義政府被大銀行統治。國會想使人們相信他們監督政府，而實際上政府的官員本身及其行動却被大的金融集團所統治。」（列寧主義問題第十版一七四頁）

獨佔資本主義的本質的特徵表現於國家機構和資本獨佔，金融寡頭的一體化，獨佔資本的掠奪者利用國家機構去獲得高度額外利潤。

第二次世界大戰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變化的本質，表現於為了攫取新銷售市場和原料以分割世界，利用國家機構的資本主義獨佔的作用極為增大。戰時經濟的主要特徵是獨佔，資產階級國家的政策服從於它的利益，後者沒有任何能力去稍有抵觸於資本主義獨佔與金融寡頭的利益。資產階級國家在擬訂計劃時若稍為越過獨佔利益的範圍，它就不可避免的要注定失敗。

瓦爾加同志在爭論時 說明：「國家在戰時不得不設法對利潤加以某種限制」及國家調節物價「不是為了獨佔的利益」。這些話指與事實不符。實際上，資本主義獨佔在戰時利潤較之平時遠為增大。當美國獨佔資本家增大其利潤，從一九三九年的六十四億美金到一九四三年的二百四十五億美金，當四年戰爭之間在政府的「反作用」下賺了八百七十億美金的時候，還有什麼國家對資本家的限制。

並且，美國戰時經濟的領導者們本身就否認了「國家在經濟上的決定作用」。論戰時引用了美國軍需生產管理局的負責人納爾遜的「民主國家的兵工廠——美國軍需生產的歷史」書中的一節。納爾遜寫道：「工業告訴我們它的需要及其需要的時期。我們只能制定使工業所欲的那種法規。這個命題乃是決定的因素。」

不可忽視在論戰裏論及獨佔資本主義下國家的作用問題的發言。脫拉哈夫增爾戈的發言完全是錯誤的。他以前就過高估計資產階級國家在經濟上的作用。這次論戰他又支持了瓦爾加同志的錯誤論點。例如他說：「必須承認國家干涉經濟的原則」。實際上脫拉哈夫增爾戈就以這種觀點墮落到資產階級辯護人的立場，說除了馬列主義關於資產階級國家作用的學說。

參加論戰的埃門托夫討論瓦爾加的觀點時，完全陷入與其明顯的資產階級的理論。他認為「國家不直接干涉對無產階級的剝削問題」。他這種認識是無條件的。發言時他又二次的重述這個完全為資產階級的奴僕——改良主義所擁護的觀點。埃門托夫以其這種觀點曲解了馬列主義關於資產階級的學說。如衆所周知，資產階級國家乃是剝削者壓迫勞動大衆的工具。

斯米徹談及巨大獨佔資本與國家的結合過程時，認為這過程意味着時刻在完成着趨同於新階段或發展的新階段的某種運動。獨佔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是否可能？這不是新問題。列寧在反對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理論的鬥爭裏曾給以極為詳盡的回答。獨佔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最後的階段，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在戰爭之間創設國家獨佔資本主義和軍事國家獨佔資本主義形式的趨勢，是獨佔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與本質的表現。它並不形成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別新階段。

獨佔資本主義在這形式內，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所可能達到的生產社會化的最高階段。這不只是因為戰爭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列寧寫道：「帝國主義戰爭所造出的無產階級的起義，——如果社會主義在經濟上尚未成熟，那麼任何起義也不會創造出社會主義，——而是因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最完滿的物質準備，是達到社會主義的門階，是歷史梯子上同樣的一級，即從這一級到達社會主義的那一級之間是沒有任何中間階段的。」（列寧全集二十一卷一八七頁）資本主義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候已經達到了成熟的階段。

關於帝國主義新階段可能性的問題，瓦爾加說：「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問題尚未考慮成熟。」（？）他自己答覆這問題如下：「可能有，可能沒有。但是總而言之，問題僅限於名稱而非其本質。」「不對，瓦爾加同志！是否可能有帝國主義新階段的問題，不是名稱問題，而是列寧、斯大林革命理論中甚本的主要的問題之一。這一問題乃是一個早已被考慮成熟，而且是經解決的了。至於談到資本主義經濟學中的資產階級國家的決定意義，消除資本主義無政府狀態，資本主義經濟的計劃性的基礎等等理論，在本質上是從辟了的機會主義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理論。

瓦爾加同志在書中的開頭寫道：「分析為戰爭所引起的政治上的變化並不是本書的目的。」他準備在另外的著作裏深討政治上的變化。論戰時正確地指出了本書著者將經濟問題政治問題的錯誤。在這種錯誤的思想方法之下，會發生多麼嚴重的錯誤！例如瓦爾加同志將新民主國家的成立僅當作政治上的變化。實際上這不僅是政治，而首先應當是世界資本主義構成中重大的社會經濟變化，是資本主義總危機尖銳化中頭等事件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戰最重要的結果是統一的帝國主義戰線的被沖破：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使俄國脫離了世界資本主義的體系。擊潰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重要結果之一，是東歐和東南歐各國從帝國主義體系的解放。

瓦爾加同志不了解，並且不正確的闡明這些國家的重大社會經濟變化。他在論述新民主國家經濟時，認為「國家資本主義佔優勢」，他更寫道：「這種新經濟的出現（這種經濟已不能稱之為舊語義中被了解的那種資本主義），在這些國度中無論如何重要，也無論其具有多少重大的意義，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這些國家的比重比較不大，並且基本上尚未變更整個資本主義的一般前途。」（二九一頁）這等於他說為這些國家的經濟是資本主義的（雖然已不是「舊語義」），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構成部份。按照著者的意見，新民主國家的出現，對資本主義的發展前途並無重大意義。

顯然，瓦爾加同志的錯誤並不是局部的性質。他與著者對資本主義總危機，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個陣營——民主與帝國主義的力量對比之不正確估計密切相連。

實際上，在人民民主國家裏創造了新的國家形態——人民的共和國，在那裏政權屬於民衆，以工人階級為首的人民各勞動階級的聯盟乃是主要的力量。在這些國家裏所實行的大工業與銀行的國有化，意味着創造了國家的全民的所有制。這些國家把農業從帝國主義奴役下解放出來。

由於農業改革的結果，土地歸於農民，這就消滅了地主階級。新民主國家的勞動人民奠定了過渡到社會主義發展的基礎。

瓦爾加同志在論戰時說：「我承認在二九一頁裏，國家資本主義佔優勢的用語不正確。」正如上述，這並不僅是用語的不正確；關於資本主義總危機的估計也不正確。爭論時若干發言正確的批判了瓦爾加同志對於在新民主主義國家計劃經濟所起的作用的過低的評價，對於土地改革意義不正確的認識，以及對於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發生着的變化過程之非馬克思主義的估計。

在論戰中，大家很注意對瓦爾加同志的資本主義交戰國家貧窮化的奇特的理論加以批判。當然戰爭使生產力破壞、國家入不足支，戰爭耗費，使國富減少（除去在戰爭中致富的美國）等等，皆是不容置辯的事實。正如批判所指摘，瓦爾加未從階級分析上去對付這一問題。因此他未能指出在資本主義國家，戰爭的主要負擔被轉嫁給貧苦大衆，同時資產階級，特別是某些階層却因戰爭致富。因此，瓦爾加同志認為延長工作時間，增加勞動強度等乃是抵抗國家貧窮化過程的一種反趨勢之這一論點，便成為奇怪的事了。瓦爾加同志認為貧窮化理論還另有其他意義。衆所週知，在其編纂的「法西斯德國經濟資源的枯竭」一書裏，曾指出德國貧窮化過程及其經濟資源的不斷的消耗，在事實上從一九四一年已經開始，這首先是德國破滅的原因。

雖然在我們的刊物中曾批判了這種顯然不正確的論點，但瓦爾加同志在論戰時却固執己見。實際上，資本主義交戰國家普遍貧窮化的理論與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的法則是不能同日而語的。德國在開始對蘇聯作戰及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的期間，曾用掠奪被其奴役的歐洲屬國和剝削工人階級的手段擴大了其經濟資源。

希特勒德國是因為蘇聯的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力量超過了他而失敗。為偉大的斯大林所指揮的蘇聯軍隊，不但加強了法西斯德國的經濟枯竭，而且又是破壞敵人經濟的基礎的原因和基本力量。因此企圖說明德國之破滅、「貧窮化」的理論，不但是貧乏無力而且是可笑的。

瓦爾加同志將戰時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變化分為暫時的和長期的二類。暫時的變化將主要地決定今後十年間的資本主義的發展；長期的變化將在完全達到戰前生產水平之後才能發生。「在第一期，」按照瓦爾加同志的意見，還至少須在十年以後，個的出現，戰時發生的經濟發展的不平均性將對資本主義的經濟過程給以決定的影響。」「在第二期，當戰後所產生的資本主義「激底」的變化完全出現時，它就表現為「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尖銳化，社會的生產與個人的所有間的對立，並且首先出現於實現價值的問題，換句話說就是市場問題上面。」（一一二頁）

（未完待續）